兩鎮二

8

V
B192
S5F17
1549

兩鎮三關通志卷十一

鴈門關紀

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星纏以分次舍地有流峙以限疆域隘塞之重肇自古昔矣然西北之險與東南異三代以下內外之防亦與三代以上異故鴈門在今日爲尤重焉何者東南之險籍水江淮是也號稱天塹一帛可航擊楫中流戰守斯共西北之險籍山勾註俞陘是也憑高下拒一戟千夫開門延敵賁育趦趄而又三代以上夕荊楚吳越之憂魯頌之所膺召陵之所責鄢邲之所戰申黃之所爭皆是也三代以下夕戎狄

番羌之禍秦人之半死漢口之虛耗晉宇之分裂宋祚之弱亡皆是也夫較風氣則東南弱而西北强計士馬則東南鮮而西北衆審形勢則東南難而西北易論習染則東南日向于揖讓而西北恒阻乎聲教則夫今日鴈門之重視東南古昔不啻倍蓰也於戲太上無是也黃帝邑涿鹿堯舜都平陽玉帛之會不約萬國彼時固未有太原之伐朔方之城也則又烏識所謂鴈門重哉遡千載興廢之源考治理得失之故要當先三代以下之憂而志太上玉帛之盛可也

虞帝舜初屬并州

見宣紀

夏王禹歸冀州

見宣紀

周成王復屬并州

見宣紀

附屬并考或問三代之時鴈門屬并州乎曰然何知曰舜以冀州之地廣大分衛水以北爲并州鴈門衛北非并而何鴈門之北爲代爲三胡不雜夷乎曰堯舜禹都冀鴈門冀之北境而恒嶽之望鄙也五載時巡玉帛所會奚其雜夫代成湯之建國殷人之同姓

也土俗漸夷則亦習染之汙而已而遂謂代爲夷不可也竊意樓煩亦在要服三代德衰四夷失守葷粥玁狁日以漸南勾注之北與之俱化矣是故襄子始併代而帝舜之巡狩則曰至于恒山武靈始啓鴈門而趙衰之食邑則曰爲原大夫有可徵也然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非與曰此季世之事也所謂道衰失守以漸而南也盖自穆王之勤遠而荒服不至懿王之不競而戎狄交侵則雖酆鎬之間靡室靡家矣而況于太原邪雖然勾注之北漸夷而儉約之風不改太原之伐雖著而割裂之禍未聞則所謂鴈門隘塞以分漢虜者不愈明邪或又疑幷冀之間鮮古國曰冀爲畿甸唐虞盖不以之建國分幷雖不爲畿而或分或合歷年不久則亦未暇及也

穆王

王至于鉼隥

王窮遠畧不納祭公謀父之諫西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而歸至是北巡至于鉼山之隊東并三道之隥獵于山北大風雨雪有凍死人乃作黃竹之詩以歸○鉼隥水經注曰陘山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鉼隥也

此三胡之所由驁而鴈門以北地之所由淪也盖周

穆棄德觀兵荒服始叛王靈不及互相吞噬云

惠王始爲晉

初成王封叔虞于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是爲晉十傳而爲曲沃莊伯所篡莊伯子獻公乃益强作二軍滅霍魏耿虢西伐驪戎北并原鴈門

曰始志兼并也夫周公之封魯太公之封齊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且先王之建國也不以隘塞晉自武公以來併國多矣至是冀州諸姬晉復盡之所謂表裏山河地半天下也夫莊伯篡宗國而不討獻公滅同姓而無刑周之失政極矣而況冀州之地天下莫强焉堯舜禹之故都也周室東遷自處弱地晉人兼併乃有故畿由是王室擁虛器而晉人西和秦戎南遏荆楚取威定伯天下莫之與京矣於戲鴈門爲晉其王伯之大機乎志兼併所感深也或曰鴈門爲晉何以知其獻公時曰武公入翼二年而卒文公復國原爲趙邑鴈門去唐殆千里匪獻何以爲晉

附居原說　趙衰居原史文不同宋忠曰原鴈門原平縣也在代州崞縣南張守節曰原懷州故原城也在懷州濟源縣西北今考之左氏曰晉文入定襄王王賜之陽樊温原晉文謀于寺人以趙衰爲原大夫則

似指懷州之原也然趙氏分地咸在晉陽以北懷州濟源不聞往跡且衰受地傳子盾盾傳子朔未聞益封而有下宮之難韓厥存趙立武傳曰即與之故田邑而程嬰公孫杵臼之墓咸在忻州去原平爲迥又智伯之難趙氏走保晉陽簡襄之墓亦皆在晉陽則又似鴈門者爲是也或趙衰爲原大夫受政者懷州之原而其食邑則自鴈門之原宋張兩說各得其一也又系本曰成季徙原豈其初居者懷州之原而後徙者鴈門之原邪今盖不可考矣或曰原雖命衰不以爲邑趙自趙夙食耿以漸而北晉陽原平皆其邑也因邑原平宋忠遂誤以爲授衰于說亦通姑志之以俟考者

敬王六年遂爲趙

晉自厲公之後政在大夫六卿僭侈至是公族祁傒孫叔嚮子相惡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祁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各使其子爲大夫于是鴈門爲趙○六卿晉世卿趙韓魏之祖及范中行智氏也曰遂甚僭竊也夫諸侯得以擅天子則大夫得以擅諸侯晉獻恣其吞噬以滅同姓自以爲子孫百世利矣而畢萬受魏趙夙受耿已蒙分晉之端及夫大誅

公室祁羊伏法遂成割據之禍由是晉奢慶爲家人而秦駟東矣極而言之則始失冀州周之所以衰繼分冀州晉之所以弱也周衰而晉伯晉弱而秦王於戲鴈門爲趙其華夏之大機乎甚僭竊感左深也

附爲趙考

鴈門爲趙關志以爲安王二十六年三鄉分晉時也然出公之奔史明言晉止有絳曲沃又趙襄子北登夏屋殺代王併代則襄子以前鴈門爲趙矣而何曰安王二十六年耶故知關志誤矣然則鴈門爲趙在何時也其必臧祁羊舌氏之時乎鴈門一舍許有羊頭城羊舌氏之祠存焉蓋祖叔向之鴈門者羊舌之邑也六鄉臧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而各以其子爲大夫則鴈門之爲趙即此時無疑也簡子分羊舌氏以有鴈門襄子登夏屋而有代地此趙之所由强也

元王三年趙無恤殺代子于會

爲會于夏屋因進食使宰夫以銅科擊殺之詳見大同紀

無恤名斥之也騁盜賊之謀臧婚媾之國人理絕矣何以不稱大夫曰惟鄉爲大夫趙自簡子以來不命于王私相授受不稱大夫以周法正其僭也代何以

稱子曰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代自齊桓以來慕我
華好列于會盟稱子以周爵與其進也

顯王二十六年趙築長城

見大同紀

附尹畊九宮私記余嘗至鴈門抵岢石見諸山往往
有劚削之處逶邐而東隱見不常大約自鴈門抵應
州至蔚東山三澗口諸處亦然問之父老則曰古長
城跡也夫長城始于燕昭趙武靈而極于秦始皇燕
昭所築者自造陽至襄平武靈所築者自代并陰山
至高闕始皇所築者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此
非鴈門岢石應蔚之跡也及讀史顯王三十六年有
趙肅侯築長城事乃悟蓋是時三胡尚强樓煩未斥
趙之境守東爲蔚應西則鴈門耳故肅侯所築以之
則父老所謂長城者乃肅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迨
武靈既破胡則並陰山至高闕始皇既并天下則起
臨洮至遼東所保者大則所城者愈遠也於戲爲垣
以備胡不有明驗乎內險外險之說不既較然乎

赧王八年趙侯雍破原陽爲騎邑

趙武靈王既下令胡服復欲破原陽爲騎邑牛寡進
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

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夫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軍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于時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脩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智牛寡稽首曰臣敢不聽王遂破原陽爲騎邑胡服率騎入胡出于遺遺之門踰九隈之固絕五徑之險嗟夫胡服之令公子成爭之騎邑之破牛寡爭之武靈于是乎有臣矣而素志堅定確不可回由是黃帝堯舜之衣裳變而爲貝帶師比矣成周之六射五馭變而爲鞍馬控弦矣用夏變夷之道廢而反見變于夷狄之俗可嘆也哉是故原陽曰破見其隳名都騎邑曰爲見其崇戰畜而又書名以斥同于無恤滅代

之例所治深矣

附原陽考

原陽者即成季所居之原也注戰國策者曰原陽屬雲中非也何知曰趙夙受耿因以有原傳衰授武皆爲食邑襄子走保晉陽敬侯徙都邯鄲于是原陽始輕武靈以其近鴈門而隣三胡也故破以爲騎邑便習射也何以知其非雲中屬曰破原胡服先後間事也斥三胡置諸郡則胡服以後十五年事破原陽于雲中未置郡之前而曰屬雲中于理不通也或曰漢有原陽縣屬代一統志曰今宣府弘州也得無是乎曰原鴈門南地趙氏之故食邑也故牛寡惜之而曰恐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若爲弘州則固三胡之故穴趙之新啓也所失未爲費所獲亦易償矣且武靈曰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之曰無窮之門考之他書曰無窮之門鴈門也襄子城境鴈門必無弘州有邑之理而戰國策又曰王遂胡服率騎出踰九限之固絕五陘之險夫九限五陘皆太行之脉流而鴈門之別隘若爲弘州則無復出九限絕五陘之理也是故當以意逆之

十五年趙置鴈門郡

見大同紀

附疑事考

夫武靈驅胡以開代北雲中九原鴈門同時置郡稽之史牒亦既明甚然戰國策紀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碣石鴈門之饒則又以雲中九原鴈門爲燕有也夫武靈經營正爲代北燕本弱國僻在東隅秦開之啓上谷昭王之城造陽本自爲塞不與趙同而乃謂燕有雲中九原鴈門不亦誤乎嘗謂遊士之言廣陳形勝以動時君大抵多修辭也傳之後世不足爲據然秦又曰齊燕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則又以樓煩爲燕地也豈樓煩爲趙破後遁而之東以依東胡燕因別有樓煩之縣抑趙之後世漸以衰弱燕自上谷遂并樓煩也邪今皆不可考矣

趙孝成王將軍李牧來備匈奴

牧北邊良將趙使居鴈門備匈奴得以便宜置吏鴈門隘塞之首牧守將之最也特紀之以勸以趙續周說見大同紀

悼襄王元年匈奴入寇將軍牧擊破之

牧日饗吏士而不戰爲約曰匈奴入盜急保聚捕虜者斬數歲無所亡失匈奴以爲怯至是入寇牧佯北

以数十人委之匈奴易之遂大率衆入牧乃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匈奴殺十餘萬騎匈奴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塞

此三代以下禦戎首功也然非始之以示弱遲之以歲時雖牧無能爲也於戲謂孝成非將將主可乎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置郡守尉監

見宣紀

漢高帝三年馮解敢爲太守

故代太尉降漢爲太守後以平反寇功封閼氏侯

或問解敢何以得紀曰漢初燕代数反覆而鴈門無聞焉功足論也

七年冬十月韓王信以匈奴入寇將軍周勃酈商夏侯嬰來討破之

信反以馬邑降匈奴連兵寇太原帝自將討之破其軍銅鞮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等立趙後趙利爲王收散兵與匈奴冒頭謀攻漢冒頭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寇晉陽勃商嬰擊破之追至離石定鴈門樓煩諸縣得僞守相郭同等匈奴復聚兵樓煩勾注西北嬰將車騎復擊破之詳見大同紀

曰以志罪首也而謹微之義著矣夫鴈門天下之絶險華夷之大限也漢初置守屯兵豈不重防而匈奴之跳梁来往無禁者以信降連兵自失其守也於戲釁莫大于失守禍莫成于内潰是故志罪首而謹微之義著矣

附夏侯嬰破匈奴辯

嬰破匈奴本傳曰高帝罷白登歸益食嬰細柳千戶後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陣賜所奪邑五百史記漢書皆然是以三陷陣爲圍白登後事也今考之白登圍解冒頓引兵去漢亦罷兵歸未嘗有戰也後封陳豨定代雲中則樊噲也嬰從高帝止于邯鄲無有平城陷陣事且史文曰從謂從帝也帝自白登之後何嘗復至平城而嬰從之有功耶盖即圍白登時事悞置之後耳今改正

帝自將討信至廣武繫奉春君劉敬

見大同紀

遂追匈奴于平城

見大同紀

十一月帝至自平城封奉春君敬爲建信侯

帝罷平城歸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以二千戶封敬爲

建信侯敬因建和親策

言中受封敬可謂有遭矣高帝豁達大度善屈群策于此可見其視晉惠之殺慶鄭袁紹之殺組綬相去爲何如哉紀封奉春善補過也

十年秋九月陳豨入寇太尉周勃將軍樊噲來討平之

豨反與韓信合兵寇代鴈門帝使勃噲擊之于楼煩大破之復定所刼畧郡縣得其所置鴈門守圂等詳見大同紀

十一年復置鴈門郡

旣平豨置代郡乃亦置鴈門郡

文帝十一年夏募民來實

見宣紀

十二年春三月募民來輸粟

見宣紀

後六年冬匈奴入寇將軍蘇意來屯

見大同紀○意故楚相

景帝中六年夏六月匈奴入寇

至武泉又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餘人

李廣爲太守

見大同紀

後二年春三月匈奴入寇太守馮敬死之

郅都爲太守

帝以匈奴爲慮使使持節拜都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都名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

或問郅都漢酷吏也何以録曰余讀史記而知太史公有不得已焉者夫都以廉直著稱賈姬之諫條侯之揖舉足取也其酷則以濟南瞷氏之戮蓋誅其宗人三百餘家云史記酷吏首都志法始也而本傳拳拳稱之曰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則太史公有微意存焉且都之在鴈門也匈奴畏避終其身不犯塞則所及于斯士者大矣噫吾知都以鴈門也而又何計其濟南瞷氏之戮哉

見宣紀

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車騎將軍程不識來屯

五年春正月治險阻

以止匈奴之驅後丁男萬餘

此固近時塹山剷崖之意也鴈門所有古跡匪肅侯之城則爲斯後矣

六年春驍騎將軍李廣出塞擊匈奴敗績

廣爲匈奴所得奪胡兒馬亡歸

以廣爲將而師敗身虜兵無紀律故耳是故程李之

優劣難評而願學有在也不言見獲廣旋自拔以歸

所重在師也

赦郡兵

見大同紀

元朔元年秋匈奴入寇車騎將軍衛青出塞擊敗之

匈奴屢寇漁陽復入鴈門敗都尉殺畧三千餘人乃

詔青以三萬騎出鴈門擊之斬數千級時李息亦出

代有功見大同紀

三年秋匈奴入寇

殺畧千餘人

元狩二年夏匈奴入寇

殺畧數百人

天漢三年匈奴入寇

太守坐畏懦棄市

人徒知郝賢遂成之沐恩而不知田順與此守之罹

罪漢武之于軍法亦旣較一矣乎

四年因杅將軍公孫敖出塞擊匈奴

及匈奴左賢王戰不利引還時貳師將軍出朔方及

單于戰余吾水亦不利

不曰敗績不利引還左次無咎也

宣帝本始三年後將軍趙充國來屯

見大同紀

四年杜緩爲太守

延年子在郡有恩後入爲太常

成帝河平三年冬段會宗爲太守

會宗居官有威信舊爲西域都護甚爲羌夷所懷至

是匈奴單于當入朝乃自沛郡徙鴈門後坐法免

成帝因單于之朝徙會宗而不能明楊彤之釁晉王

商是惑也

王莽莽漢三年匈奴來攻

見大同紀

光武建武五年冬十二月盧芳入寇

掠鴈門諸城下之僞置守令詳見大同紀

周黨至霸詣京師

黨霸俱廣武人隱居求志王莽世屢徵不應至是帝

遣使三聘之乃詣京師引見尚書伏而不謁尋以病

免歸

何以紀喜辭也夫玄纁下賤帝王之盛節俊傑在位

斯民之深幸也曰黨霸終于無成不有誚乎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二人者不失身于莽矣雖謂之有成可也

七年驃騎將軍杜茂來屯田

墾晉陽廣武之間以備匈奴以驢牛轉運邊土稍給

郭涼爲太守

涼素有名北方夕智略曉邊事

此光武經略北土也盖是時匈奴侵擾盧芳跳梁擇良守以招徠携貳之民開屯田以供給屯戍之卒是得上筭矣乎

十二年增屯兵

時盧芳與匈奴連兵寇邊帝患之遣謁者段忠將諸郡弛刑配杜茂營增屯

十三年太守涼封修侯

賈丹霍匡解勝斬尹由以平城歸正語在大同紀自是盧芳郡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鴈門平詔封涼修侯擢涼子爲中郎宿衛

東漢之初邊守有足稱焉耿況王霸蘇竟郭涼乃心帝室者也於戲休矣

十五年吏民內徙

見宣府紀

二十一年伏波將軍馬援來行障塞

見大同紀

二十五年冬十月居烏桓于塞內

見宣紀

二十六年歸所徙吏民

見宣紀

明帝永平五年冬十二月北匈奴入寇

見大同紀

或問五年之寇舊史不及鴈門曰自雲中至原陽則未有不犯鴈門者也

十六年春二月郡兵從騎都尉來苗烏桓校尉文穆出塞擊北匈奴無獲而還

見大同紀

十七年長史鄧鴻來屯

鴻禹少子以議邊事稱旨拜將兵長史率五營騎士來屯

章帝章和二年冬十月郡兵詣車騎將軍竇憲第

見宣紀

安帝永初三年秋九月烏桓反

初建武居烏桓塞內至是其在鴈門者率衆王無何

允反與南匈奴鮮卑合兵寇五原詳見大同紀

遼東太守耿夔來屯

將遼東鮮卑及諸郡兵與事騎將軍何熙共討南匈

奴及烏桓反者

延光元年冬十月鮮卑入寇

見大同紀

順帝永建元年冬十月增屯兵

見大同紀

建康元年秋九月地震拆

水涌出

桓帝延熹元年冬十二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入寇

見宣紀

二年鮮卑入寇

靈帝熹平六年秋八月中郎將臧旻出塞擊鮮卑敗績

見大同紀

南單于不書屬之漢也

獻帝建安十八年春三月復歸冀州

見宣紀

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復屬幷州

見宣紀

昭烈帝章武二年鮮卑入居塞內

烏桓能臣氐歸鮮卑軻比能詳見大同紀由是鮮卑大人步度根與軻比能有隙步度根部衆稍弱比能日彊盛步度根畏之至是遣使獻馬將其衆萬餘入塞保鴈門

或問鮮卑入塞魏無禁乎曰自建武不慎烏桓內居沿邊諸郡雜處異類長吏賢則爲國偵邏少得其利不賢則覘望烽起大受其害上下相安不以爲異也夫以曹操之智且猶居之新興而況于丕之瑣瑣邪余之所憾則不能舍建武也

後主建興三年魏牽招爲太守

時鮮卑叛亂郡多寇抄招教民戰陣表復郡中烏桓五百餘家租調使爲偵候虜每犯塞輒摧破之又簡選其子弟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使相授教郡以大安

四年魏太守招擊鮮卑于雲中敗之

見大同紀

魏開廣武渠

郡治廣武井水鹹苦民擔輦遠汲往返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開廣武渠注水城內甚得其濟

六年秋魏太守招出塞擊鮮卑敗之

軻比能之圍田豫也豫移書求救招勒兵欲赴并州不許招曰節將見圍豈可拘于吏議自表輒行馳檄陳形勢且曰今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豫軍聞之踴躍又遺一檄于虜經溪要軻比能聞之氣沮解去至是軻比能復合騎平城塞外欲圖內侵招潛出擊敗之斬級甚衆

招以國難忘身便宜馳檄千載視之凜有生氣也孰謂魏也有斯臣哉

十一年夏六月魏并州刺史畢軌出塞擊鮮卑敗績

時鮮卑步度根與軻比能解讐交通軌表出兵且曰足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魏主省表曰步度但爲比能所誘非實有貳心軍出則驚合爲一矣勑軌軍不得過勾注比勑至軌已進軍陰館遣將魏尚董弼先出塞軻比能聞之遣子來迎度根因與尚弼遇戰于樓煩尚弼大敗俱沒步度根遂叛出塞與比能合○

魏主叡

尚弼覆軍何以書軌曰軌主兵且禍始也夫上兵伐

謀其次伐交步根比能情非素慝以利相要譬之燃火引流得性者合而乃輕動大衆爲彼毆致失策之甚也曹叡驚合之言能料事矣然叡知步度之必叛而不知華戎之不可雜居因其出塞推而遠之則又一機也是故步度之出塞不書以其旋復入塞不成乎出也

冬十月鮮卑入寇魏驍騎將軍秦朗擊降之

步度根既與軻比能合數苦北邊朗出師擊敗之步度根乃率其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

晉武帝咸寧四年夏六月地震

五年夏五月雨雹

太康元年夏五月雨雹

六年夏六月雨雹

索靖爲太守

未幾遷魯相

或問索靖何以得紀曰靖有先識遠量覩銅駝而荊棘之嘆興過姑臧而宮殿之識著其不久于鴈門者知戎禍不遠也是故紀之一以錄賢一以志禍也

懷帝永嘉四年秋南匈奴北部反并州刺史劉琨以索頭來討平之

見大同紀

并州刺史琨割諸縣以賂索頭

琨既以索頭兵破劉虎乃請以代封索頭拓跋猗盧爲代公猗盧以封國縣遠民不相接率部落入鴈門從琨求勾注陘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歆倚之爲援乃復表猗盧兄駝有破匈奴功請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五縣吏民下陘南以其地處之猗盧遂移十萬家入居于是東接代郡南連西河朔方數百里皆陷于索頭

於戲此邊塞之地復陷虜區勾注之險再爲胡有也

盖自趙簡襄之蓄謀武靈之奮力經營開創以夏變夷者數百年矣一旦舉而棄之披髮左衽淪爲異類琨罪不可言也閒嘗究中國之夷禍究雖極于滔天而源必失于涓滴禍雖成乎外逼而釁必始夫內離所謂履霜堅氷自作之孽也夫三代以下戎禍前莫大于索頭始也擾雲代繼則殘鎮定終則都鄴洛後莫成于蒙古始也并女直繼則下襄鄧終則盡瓊崖然索頭之釁兆于劉琨陘北割而晉室長淪蒙古之禍兆于石敬瑭燕雲棄而宋人不競豈非源于涓滴始于內離也邪是故正蒙古改物之罪宜誅敬瑭明

索頭猾夏之刑必討劉琨也於戲敬瑭叛臣也韓信陳豨之孽余復何言琨號盡忠帝室誠貫日月者而顧豪是首惡其由不明于春秋之義也夫曰割曰賂兩辭同焉蓋真有不得爲琨倖者矣或曰五縣之割索頭請之也何以書賂曰賂者有所市之謂琨身爲重臣位備方岳不能開誠布公招引賢俊同奬王室康濟時艱而乃倒持太阿授柄異類我地大割則彼兵大來以利相邀非有誠信雖爲已爲國少有不同其爲賂一也於戲易戒開國之辭棄正請遂之僭雖使倚廬一戰殲趙懷愍反正且猶不可而況其區區尺寸間邪琨真不足與權哉

元帝大興元年夏五月太守王據謀訐段匹磾不克死之

見大同紀

成帝咸和三年趙石虎代代王訖那奔于大寧

虎以五千騎伐代訖那禦之戰于勾注敗績因遷于大寧○訖那倚廬姪孫嗣立大寧在寧城大北

穆帝昇平元年秋七月郡人歸正

冉閔之亂故趙將張平據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壁壘三百餘夷夏十餘萬戶中立自固至

是遣使降晉

張平歸晉尋即叛去何以紀之曰見郡人之心也晉氏不綱羌胡遘亂邊土淪夷汨沒者屢苟有即華之路斯搴裳徒步以從之矣而暇慮其終哉不書張平固無取于平也

二年春二月張平以郡叛降于秦

平未降時先納欵于秦及是秦王堅自將擊平平出師汾上爲堅將鄧羌所破乃叛降秦

張平歸正不數月降秦即書叛乎曰晉天下之共主鴈門晉之故亡也來曰歸去曰叛不易之辭也歸不書平而叛則書平乎曰歸不書平誅其無歸正之心叛則書平著其有反覆之實功不可以倖徼罪不可以苟免也

孝武帝太元九年郡兵捄秦

見宣紀

二十一年魏王珪伐燕

見大同紀

安帝義熙二年夏五月魏舉侍官

見宣紀

十四年秋八月大水魏復歲租

恭帝元熙元年夏四月魏主至郡
望祭恒山賜所過歲租○魏主嗣
宋少帝景平元年夏五月魏主至郡
自南伐還太子率王公迎于勾注之北
後廢帝元徽三年夏五月地震
先崎城有聲如雷自上西引十餘聲聲已地震○魏
主宏
齊武帝永明二年魏定土賦
見宣紀
五年春二月魏賑饑民
鬱林王隆昌元年閏二月魏主至勾注
自南巡反太子朝于蒲池
梁武帝天監十一年夏四月山崩地震坼
涌水殺人甚衆
十二年夏四月地屢震
至十三年春乃止
冬十月魏復歲租
見大同紀
元帝承聖三年夏五月柔然入寇魏柱國趙貴擊破之
斬首數千收其輜重

陳文帝天嘉五年周人來攻齊師敗績

見大同紀

宣帝大監十二年周司徒于翼來行障塞

見宣紀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突厥入寇總管楊義臣擊破之

突厥達頭可汗入寇鴈門馬邑殺被其害詔義臣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擊之虜聞出塞義臣追之特總管史萬歲兵亦至遂合軍迎擊之于大斤山破之

煬帝大業三年帝至郡

太守丘和以獻食遷詳見大同紀

四年夏四月分置樓煩郡

分屬縣秀容及離石之汾源臨泉爲樓煩郡

十一年秋八月帝至郡突厥入寇圍郡城

初裴矩建策拜突厥始畢可汗弟叱吉設爲可汗以分其勢又誘殺史蜀胡悉由是始畢怨憾及帝北巡始畢勒騎四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乃疾馳至鴈門始畢兵亦至圍鴈門城中兵民十五萬食止支二旬諸屬城俱破惟崞城守始畢急攻鴈門矢及御前帝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潰圍而出蘇威樊子蓋虞世基來護兒等

極言不可蕭瑀請帝撫循將士諭以不復東征高麗厚爲賞格且使人于義成公主以詔書繫木浮水以出徵兵入援從之

九月突厥解圍帝南還

時唐公李淵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曰始畢敢圍天子者以我倉卒不能赴援也宜晝引旌旗夜鳴鉦鼓虜必謂救兵大至不戰遁矣定興從之時義成公主亦使使告始畢曰北邊有急始畢乃解圍去帝入樓煩關以還

或問白登鴈門幾陷虎口然白登不書圍鴈門不諱惡何也曰華夷首足之分雖嚴而內外曲直之分有定君臣上下之分雖定而勤民逞侈之辨宜分廣何人也可以躋之高帝是故微管之嘆所以謹天下之防獨夫之斥則以示後世之戒也斯固有所于受哉

肆大赦

帝已出圍詔曲赦鴈門死罪以下

德則不勤而縱惡以說書譏

十三年春二月劉武周陷郡郡丞陳孝意死之

武周殺馬邑太守仁恭以叛事在大同紀孝意聞之治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于下館敗績退保

鴈門武周遂旁攻郡縣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雄等並禁黠爲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悉收斬長仁等郡中戰慄無敢異志至是武周百計來攻孝意屢却之城中食盡爲校尉張倫所殺城遂陷

夏五月有詔發丁男東征

見大同紀

唐高祖武德二年夏四月劉武周入寇

武周謀入寇兗君璋止之不聽遂入鴈門拔榆次圍太原突厥始畢以五百騎助之

四年秋八月突厥入寇定襄王李大恩擊却之

時突厥與兗君璋連兵犯塞後又寇代州敗總管永安王孝基

五年秋八月突厥入寇

突厥頡利可汗將十五萬騎入鴈門寇并州詔太子建成秦王世民禦之時帝與群臣議和戰孰利鄭元璹曰戰則禍深不若和利封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後當復來不若擊之擊之而勝則和可久矣從之後唐兵屢勝頡利結好歸

附和戰論

夫中國待夷狄之道二和與戰而已介冑主戰縉紳議和樊噲橫行而季布有面嫚之論奉春

飾女而賈誼有足上之悲故論者每每難之然不知
天下有定勢審之愼者見之真應變有權宜酌之中
者施之當夫封德彝之在唐諸凡論白不滿人意者
固多其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擊之而勝則和可久
斯二言者百代和戰之程中國禦夷狄之長筭也宋
寇凖曰以戰盟則難成而難叛以求盟則易成而易
叛亦此意也於戲鐵裹門鶻鴿峪之衝突不前雲州
赤城之擄掠無獲俺荅之使再來飲血之誠再懇茲
德彝之所謂擊勝寇凖之所謂戰盟也而況入貢之
名正于講和易馬之利厚于軍仁乎余嘗謂俺荅之
三款其始也可拒其中也可疑其終也可信者以此
類夫

入年突厥入寇總管任城王道宗擊却之

中宗嗣聖十一年春三月總管王孝傑出塞擊突厥無
獲而還

德宗建中四年冬十一月神策軍使李晟入援奉天
見大同紀

武宗會昌三年春三月河東節度使劉沔來屯
回鶻烏介可汗初駐天德後遂犯邊詔沔以兵擾雲
伽關會兵部郎中李拭調兵食還帝詢諸將拭獨稱

沔乃拜節度兼招撫回鶻使進屯鴈門虜寇雲州沔擊之斬七裨將後復破虜迎太和公主歸詳見大同紀

宣宗大中四年河東節度副使常宙來行障塞

見大同紀

僖宗中和元年併大同來屬節度

見大同紀

二年春三月李克用入屯塞內

見大同紀

入屯不順之辭也于是克用應召而南將討黃巢何以不順曰段文楚之死負罪未誅陳景思之請恩命初下克用不直前赴敵立功自贖方且裴徊忻代觀釁逞私是重罪也書曰入屯斯無將之義乎

夏四月李國昌掠樓煩

克用既屯鴈門其父國昌亦以達靼兵至大掠樓煩汾并之間夜不釋鎧

冬十一月李克用入援河中

克用之自達靼來赴也將道太原節度使鄭從讜慮有異塞石嶺關克用請給犒與從讜見從讜登城見之故克用縱掠至是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及義武節

度王處存傳詔復召克用同討黃巢且使諭鄭從讜釋憾克用遂大閱鴈門得忻代蔚朔達靼衆三萬騎五千入援時其兵皆黑衣至河中賊望見憚之曰鴨兒軍至矣

附鄭李曲直說

克用南援從讜扼塞犒師請見登陴諭之論者每每議鄭考之唐書所紀不同沙沱傳曰克用營于城下邀糧五日從讜不荅是以曲在鄭也從讜傳曰從讜發兵入援克用以爲太原可乘即以沙沱奄至境內須索繁仍從讜勞以餼醪克用請見從讜登城開勉諭以立功報天子深恩克用辭窮而去陰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讜督諸將踵擊破之是以曲在李也夫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大夫出疆徇利于國沙沱狠子野心素爲不道行營代北伺釁雲中殺文楚以逐節鉞攻美女以危蔚州夫豈不侵不叛之臣哉唐臣勇不能討賊智不足防漸輕售友金之言以成異類之禍當夫恩詔雖頒虜情罔測郡兵大出鴨騎突臨從讜身爲節將職在封疆何得無鎖鑰之嚴籍茅之慮邪夫人臣急君百舍一息李晟見留玉帶布悃沙沱感恩之節未聞急難之誠不著頓兵城下須索繁仍稍有不供籍口驅掠罪不容誅也

且從讜與克用遇從邂逅非有私怩始則勉之以盡忠繼則貽之以名馬後其破巢成功節度見代也則又即日釋兵按籍以付斯亦心事迥然處置得正者矣夫即名馬之貽必不過靳于師犒較釋兵之易必不逞志于宿嫌沙陀傳文固知有誣辭也噫克用未破黃巢之先其憾在于從讜時則從讜直而克用曲克用既破黃巢之後其憾在于朱全忠時則全忠曲而克用直尚論者隨時取衷可也

十二月李克用爲節度使

克用兵至河中連戰破賊詔以克用爲鴈門節度天寧軍鎮遏代北觀察使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冬十月契丹入寇

潞王清泰三年秋九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以契丹入寇

敬瑭反求助于契丹契丹主邪律德光將五萬騎赴之事在宣紀至是至鴈門有飛鷲自墜而死其將得之以獻遼主曰此唐君自滅之兆也遂由陽武谷入鴈門抵太原敗唐兵立敬瑭爲帝○陽武谷在鴈門關西

晉高帝天福六年春正月驅岢谷渾降戶以畀契丹

吐谷渾塞外雜胡舊屬中國旣割鴈門以北遂臣契丹契丹貪雲吐谷渾苦之至是城德節度使安重榮誘其部落來降契丹主怒遣使來讓詔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悉驅出關以畀契丹

吐谷渾降戶安重誨誘之也何以不書曰好逸惡勞就仁去暴雖有至愚其情同也敬瑭以一朝之忿失臣子之節淪生靈于虜庭邊人從之畏其勢爾不書誘若曰卽夏變夷雖谷渾且然而況我中國十六州之人士耶所以甚誅敬瑭也

出帝開運元年春正月契丹入寇

晉主立信任景延廣上書契丹不稱臣且嫚其使于是契丹主入寇鴈門攻代州

或問晉契丹立也亦書寇乎曰不與夷狄置僞君也何者中土帝王文物之區斯民者三代之所直道而行者也契丹以外夷而侵中國之土雲中國之民犯非其分非寇而何噫其受說于子朱子乎綱目書楊光遠以契丹入寇卽于敬瑭之世是可知也

漢主繼元廣運元年夏四月契丹來援

時宋師伐漢攻太原漢求救于契丹契丹主命耶律撻烈率兵救之入于鴈門宋師退○契丹主賢

或問稱漢曰鈞也雖微而劉氏之血食也周人之葬天下莫不知焉繼元鈞後也宋繼周者也是故稱漢存亡之道也而況漢氏與宋無相絕之義而鴈門時爲漢屬哉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春三月契丹入寇代州刺史楊業擊敗之

契丹十萬騎寇鴈門業率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鴈門北口擊之大破契丹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望見旌旗引去

業以數百騎破契丹十萬此中國與北虜戰功之最奇者於戲安得起業使之將也

雍熙三年春正月都部署潘美代州刺史楊業出塞擊契丹

見大同紀

夏五月都部署美師還雲朔寰應諸州吏民內徙

見大同紀

神宗熙寧七年增障塞

時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鴈門以北稍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于是契丹遣人來言彊事帝面諭之曰當遣官候北朝官至境議之乃詔太常少卿劉恕報契

丹且會北使境上

何以紀志禍始也丘甲寓兵管子用以伯齊養民致賢蕭何資之王漢王安石際神宗不世出之主不以邦本爲先培殖元氣紛紛改作急于富彊始試西河漸及陘北于是契丹來讓鴈門喪守而乃肆爲欵取之言以欺其君文其罪是豈折衝伐謀有爲之相耶紀增障塞于無事之時志禍始罪安石也或問仁宗之時契丹亦言彊事以宋塞鴈門爲辭何以不紀曰仁宗餙邊備元昊也契丹志欲叛盟取以籍口曰塞鴈門未必實有之也然其時富弼兩使外奸折萌仁宗用權但增歲幣所謂有君有臣不爲外侮者也不書于彼一以闕疑亦以別此也

八年春三月割分水嶺以北界契丹

劉忱至境上與契丹使蕭來會于大黃平議不能決初契丹指蔚朔應分水嶺土壠爲界及行視無土壠乃曰但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無可指據至是契丹復遣使蕭禧來致圖書且言忱等遷延帝詔知開封府韓縝代忱縝與禧爭辯數日禧不肯行帝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先行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彊事書指石長城爲界去今所爭黃

嵬山三十餘里言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
國事以問王安石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于是
詔縝割地畀契丹東西失地凡七百里其後契丹復
包取兩不畊地下臨鴈門遂啓用兵之釁時提點河
東刑獄蔡廉上言不可失中國險啓豺狼心不聽
於戲北方之險盧龍飛狐勾注爲之首宋之立國不
競于幽州之戰未能復盧龍不勝于陳家谷之師未
能復飛狐茲又無名捐此不能全勾注譬之防川堤
障悉淪何以遠溺故嘗曰宋之南渡不在于汴京之
括金而在于分水嶺之畫界宋之遂亡不在于瓊崖
之棄舟而在于襄鄧之失守於戲地真有要事真有
幾哉

附宋劃分水嶺論夫地險有二山水是也水險主客
共之山險主可專利余嘗有是說矣然山可專利者
以其自高臨下執戟易施也乃若委以與敵我處其
下則反爲彼利矣古先聖王以務廣爲荒而不輕捐
隘塞知此故也宋人所劃分水嶺之地今不可考矣
然嘗登鴈門踰夏屋極目于勾注廣武之間而知陘
山形如人字一脊中分山南擾脊則利歸山南山北
擾脊則利歸山北遼人所索必此地也不然則彼以

射獵畜牧爲業每每空千百里之地以養禽獸而顧獨拳拳于此三十里間邪夫宋君可與有爲者神宗也今其言曰所爭止三十里大臣殊不窕本末夫斥鹵沙磧之塲連阡彌望虜所不爭隘塞險易之間不十數里利害即相縣矣神宗但喜其道里之不遥而不窕域民之大限斯惑也已神宗所恃以有爲者王安石也今其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夫如其非義一芥不以與人一芥不以取諸人安石但知冀望于未獲之石田而不知致惜其守成之要地惑又甚也君臣如此尚何言哉卒之呫沒喝之師一出雲朔遂下太原非以鴈門失守與嗟夫李絳有言曰邊城要害當謀之邊將規河塞之外于廟堂之上鮮不敗事其謂是夫或問宋失幽薊矣呫沒喝之師何以先下太原曰宋失幽薊白溝爲界既無大險素所重防鴈門則石晉之所未割太原恃之爲藩宋棄分水嶺不以爲意而遼金知之以爲出奇之路也又宋太宗北伐勑諸將曰曹彬但緩行聲言取燕薊彼必不暇援山後意與此同也嗟夫即宋之所以北伐乃金之所以南侵子孫之不繩祖武可勝惜哉

徽宗宣和七年冬十二月金人入寇郡陷

金人背割地約分道入寇呫沒喝自雲中由鴈門趍
太原所過皆陷

寧宗嘉定九年春三月金徙武朔吏民于岢石
見大同紀

元成宗大德五年春二月興屯田
于太和嶺之間分山陰鴈門馬邑鄯陽洪濟金城寧
武九屯

英宗至治三年夏五月旱

文宗天曆元年治險阻
鴈門崞縣及武嵐州大澗諸處皆穿塹壘石以爲險
阻調丁壯守之

順帝至元十八年春二月宋田豐來掠
見大同紀

夏六月宋關先生來掠
見宣紀

二十七年冬十月我
太祖皇帝北定中原傳檄至
見大同紀

皇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冬十二月元擴廓帖木兒入寇

見宣紀

二年春正月叅政傅友德來巡

見宣紀

秋八月偏將軍李文忠右丞趙庸援大同

見大同紀

四年吉安侯陸亨來屯

五年春正月大將軍達出塞擊北虜

上與諸將籌邊達請北伐且曰王保保狡詐終必爲患

于是分諸將爲三路兵十五萬並進達出鴈門副將

軍文忠出應昌征西將軍馮勝出金蘭達至嶺北戰

不利引還

不言戰戰非我地也

夏五月

詔正風俗

見宣紀

六年夏四月大將軍達潁川侯傅友德來行障塞

因以兵巡長城北

七年春初設關置守備

仍置守禦所隸代州振武衛○守備初駐代州嘉靖

二十三年移駐廣武城

都督何文輝來屯

冬十一月

詔恤刑

見宣紀

八年春正月

詔勸農桑

見宣紀

宣宗章皇帝宣德十年始置鎮守宦官

駐太原

英宗睿皇帝正統四年

詔墾荒田

見宣紀

十四年秋九月北虜入寇

由茹越口入掠忻崞繁畤五臺諸處

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初

命文臣提督關務

以都御史鎮守本關後用山西巡撫兼之

刑部侍郎江淵來行障塞

秋七月北虜入寇

掠保德河曲諸處

冬十月番休戍卒

正統末邊塞多事關戍至萬九千人率振武衛軍及太原所屬民壯長役不休時以爲苦鎮守都御史朱鑑請分番不許至是虜寇稍寧少保謙乃上言宜聽其便

從之

英宗睿皇帝天順四年秋八月北虜入寇都督顏彪馮宗來屯

見大同紀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置兵備道葉盛爲兵備副使以鴈門隘地特置憲臣蓋自天順以來廢鎮守都御史山西巡撫兼提督論者慮不專故有是命除山西按察司副使一員理之盛首任振廢補偏多所裨益

孝宗敬皇帝弘治十三年夏六月北虜入寇

虜別種號鵝掌韃靼自鴈門西間路潛入掠崞代間總兵官姚信擁兵不敢戰見大同紀

十四年饑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蝗

七年冬十二月北虜入寇總兵官神周敗績

戰于坼子塢死者甚衆

八年秋北虜入寇

由胡峪口入掠繁峙五臺

九年冬十月北虜入寇

由陽房口入掠忻代繁峙至陽曲灣逼太原乃退由

石硤口出

十一年春李越爲提督都御史

關務弛廢越多所建立

秋八月城北樓諸堡

越既至跡虜歷年出入道路乃經畧關東西諸隘口

各築堡置官守之關東爲北樓水峪胡峪馬蘭茹越

小石大石關西爲八岔小蓮花夾柳樹雕窩梁凡十

一堡

鴈門險之大者也有險而不守與無險同此十一堡

之築邊人所以德李公也或問

國初何以不及此曰

國初諸將志在鴈揚虜勢摧敗宣大以爲鎮城屯士馬

以蓄威應昌和林以爲戰場奮革車而迭出當時豈

慮鴈門守哉雖然設險以先爲不可犯而後出奇以

挠之責三關以保民責兩鎮以折衝斯不易之論也

十四年北虜入寇

饑

十六年春大饑

今上皇帝嘉靖元年旱

七年秋七月雨雹

八年罷鎮守宦官

時討青羊山賊論者以鎮守冗祿無益罷之

十年夏四月旱

至于七月

冬十月北虜入寇

見大同紀

十五年秋七月蝗

見大同紀

二十一年夏四月兵部尚書翟鵬來督軍務

舊總督節制兩鎮二十年之役虜擁兵南下三關不支于是

詔鵬門偏頭寧武悉聽節制

秋七月北虜入寇

自廣武南下掠太原抵平陽韓信嶺乃退

二十二年秋七月郡兵乘塞

國初設有大邊二邊俱于西北極境故宣大建大將屯

重兵號曰鎮三關惟偏頭與大同接置副總兵老營堡遊擊其鴈門寧武比于內地雖設防戍步卒而無馬兵亦不置參遊將臣至是以虜連南下大同不能扞蔽于是山西建議掣回大同協守班軍增置參遊將臣徵集內郡太原平陽遼沁民壯借倩屯夫弓兵悉集三關以次布列分地畫守

於戲此所謂內邊之戍也豈惟山西河南山東俱有班戍真保順廣之間塞後不休矣于是大河以北無息肩之期而兩鎮連百數十城有棄置之恐矣其時復有築堡之役杵聲遍于中原農事廢于南畝於戲

不以戰爲守而以守爲守不以塞爲塞而以內地爲塞斯盡也失之遠矣

附總督翁萬達論內塞擺守疏

山西內邊寧鴈而東入百餘里在大同之南外邊偏老一帶百餘里與太同爲界外邊本扞蔽乎內勢極要害近年擺邊之兵已非得已內邊本籍恃乎外勢實稍緩乃亦以額設戍軍爲未足增添兵壯一體擺守委屬大繆況非舊規當時識者已知非策不可持久假使大同失守山西內邊八百里之間弱兵僅四萬餘其能遏虜之入否也虜所垂涎多在山西不在大同三四年來大同

幸不潰防山西方有寧宇是故守大同者守山西也

九月乘塞兵還郡

二十三年春三月築長城

三關置將增兵設戍擺守咸視兩鎮于是巡撫都御史曾銑建議大城鴈門長城自老營堡丫角山至平刑關東八百餘里

或問鴈門長城曰勇夫重關王公設險夫西陘先俞夷夏大防也趙以得險而强宋以棄險而弱城之不亦可哉因地形以爲垣增敵臺以料望燧堠必嚴啓閉有則余曰善矣若必以大同爲可棄而長戍列守

或非計也

置遊擊將軍

募新軍別爲營駐北樓口

夏六月郡兵乘塞

秋九月乘塞兵還郡

冬十一月兵部侍郎張漢來督軍務

二十四年春二月兵部侍郎翁萬達來督軍務

見宣紀

三月俾民堡

見宣紀

秋七月頒乘塞節度

見宣紀

郡兵乘塞

八月犒乘塞兵

見宣紀

冬十月乘塞兵還郡

二十五年夏五月大掄將領

見宣紀

冬十月罷乘塞

併守議定于是罷內郡兵乘塞額戍防守如舊制詳

見大同紀

附總督翁萬達省財用疏山西擺守內邊添設太原

岢嵐平陽澤潞代州北樓老營堡參遊兵馬七營歲

費供億四十餘萬又僉派州縣防守新民壯四萬人

歲計幫貼二十餘萬舊民壯二萬二千人歲加工食

一十五萬內地騷然人不聊生又與宣大每年預調

遼陝兵馬五六枝供頭及兵回賞賜每鎮不下十五

萬歲以爲常公私俱困今兩鎮併力守要所備者寡

除太原等處參將兵馬姑待將來另行議革不計外

革罷新舊民壯六萬餘人歲省供貼饋餉以五十萬

計大同止調客兵一枝減去客兵二枝歲省供億犒賞以十一萬計宣府既得大同遊兵一枝交界應援止量調遼陝客兵二枝歲省供億犒賞亦且七萬計三鎮通計六十八萬有奇若邊工盡完疆圉寧固邊地日闢召集日衆籍兵營田事可因地而舉生息教訓功將計時而成兵食均有所資戰守兩得其利也

二十六年秋蘇祐爲巡撫都御史

初祐按邊有憲度又閑兵事併守議定乃自真定移撫祐即視公如家規畫乘守勞恤工役時論翕然

二十七年秋大有年

論曰西陘先俞限界冀境璀錯磥硌屬阜連岡其爲險也舊矣然鈃隥之轡初旋三胡之禍遂搆左谷之詐一倡文伯之釁乃興魏晉夕鮮卑之紛紜跖跋遂成夫世守遼金承石晉之割棄蒙古斯極其輿圖豈地近荒服拜戎不暇人染汚俗一變未道也乎而何戎馬之屢南左衽之迭罹也於戲禍始于微細弊積于始初晉自武獻以來假道以兼隣和戎以邀利以師武臣力爲强以用衆逐北爲伯衣之龐服服制已更毀其戎行車乘亦變盖當全勝未分之時已有胡服騎射之兆矣而趙武靈王又厲之以標悍鼓之以懻忮由是樓煩之跡雖遁

而射獵著名儋人之種不存而盜刼成俗昔辛有見披髮而祭知其地將即戎而況以玉帛禮樂之邦五等神明之胤舍我周行慕彼戎尚則其愈趨愈下漸染漸淪于夷也又何怪哉不特此耳晉氏之雲擾東漢之雜居也跖跋之兼併劉琨之資寇也遼金之憑陵十六州之廢守也蒙古之混一分水嶺之失畫也孰非自治之失謀而後外伺之獲入始源之不慎而末弊之無極也哉又有說焉山後諸州雖稱地首別自爲區少有踈虞不過蹙我境守耗我士馬而已乃若隘塞之地則華夷大限所謂鎖鑰之司也一有奔潰何所防遏宋氏失幽州棄盧龍矣雖有鴈門無補左腋而況併是無畫完璧虜庭乎於戲亂則冀治弱則冀强此冀之所以爲冀也如冀之則亦謹于是焉而已